第N+1战 花式船戏

“哥，到啦。”安容与打开房门，放下了自己的行李后又去接言澈手中的行李。插上房卡后，又问了句：“哥，喜欢这里吗？”

“喜欢，你挑的都好。”言澈十分宠溺地看向了他，接着便准备脱下自己的外套。

“嗯……”安容与不由分说就走上来吻住了言澈的唇，刚从冰天学地里走了一路，那两片丰润的嘴唇此时正有些冰凉。用手抚上言澈的脸，同样冰冷。于是，在将嘴唇吻热了之后，他又摸索着将整个失去温度的脸吻了个遍，直到感受到那白净皮肤下传来的火热。

原本没打算这么快就吃掉言澈的他，此刻竟是再也忍不住了。急切地脱下了言澈的上衣，嘴上的吻更加凶悍，几乎是噬咬一般，风卷残云地扫过了言澈整齐的牙齿与上颚，再回到中间，与那条湿热如血的舌头紧紧纠缠在了一起。

两人都难以克制地发出舒服的闷哼声，只有在褪去里衣时，才会恋恋不舍地分开那简直要融为一体的唇舌。顷刻后，便又回到了难舍难分的状态。

保持着热吻的姿势，安容与一把抱起言澈，将他放在了厨房里的大餐台上，又开始脱起了他的裤子。

言澈今天的内裤是安容与之前买的——粉红色的憨厚河马，自从见着了言澈那几条黄黄蓝蓝的可爱内裤后，安容与便决定要承包他下半辈子的所有内裤。

“哥，你穿这条内裤真可爱。”有些不舍地离开了言澈甜蜜的唇舌，安容与轻声说道，“哥，你好热。”

下一秒，安容与就被堵住了嘴——也不知道言澈是害羞了还是眷恋上了他的吻，此时更显狂躁，几乎要将他的嘴唇啃出血来。

任由言澈挑弄自己的唇，安容与的手游走到言澈胸前，用力地揉了一下，听到言澈发出的一声响亮的“嗯啊”，他愉悦地舔了一下言澈的唇珠，接着，将那细细密密的吻顺着脖子一路传递了下去，还不忘在显眼的位置留下一颗鲜艳的草莓。

舌尖调皮地在言澈胸上两点拨弄了一会儿，手已经摸上了变得立体的粉色河马。听着言澈快活的喘息声，安容与没打算让他的嘴闲着，又将右手食指送了进去。

似乎早已经习惯了这个节奏，言澈尽心伺候着一根根进入的手指，任由安容与戏弄着自己的身体。

猛地抽回了手指，就着这湿热，轻轻涂抹在了言澈那正微微抖动的穴口。情欲驱使下的秘穴，此刻竟像是在激烈渴求着。

手指在穴口游走了一小会儿，在言澈不满的闷哼中，终是缓缓突进了。内壁炙热湿润，因欲望而抽搐着，简直要将那修长的手指吞个干净。

又吻上了言澈的嘴唇，左手抚弄着那粉色的凸起，右手匀速抽插着。激烈的呼吸下，两人的身形都更如雕塑般挺立，肌肉的线条也逐渐显现。

看着言澈这具紧实又白皙的身体，安容与苦苦压抑着自己渴望进入的想法——他想让言澈求他进入。

手上的动作更加急切，他深知如何让言澈快活，简直可以说是招招致命。言澈的体温已经将餐桌暖了起来，在他的掌控之下难受地扭动着。他知道，言澈在渴求着他。

“哥，求我。”无意让言澈痛苦地忍耐，但他就是想听见言澈用哭腔求他进去。

“嗯……啊……你……容与……进来……啊……我要你……”言澈已经是意乱情迷，在安容与的次次搅弄中始终达不到顶点，此刻正是苦不堪言。

“哥，我要进去了。”安容与心满意足地递上自己那硬得生疼的分身，在穴口又不怀好意地来回磨蹭了几轮，在言澈求饶似的呻吟中终于挺了进去。

言澈本来平躺在餐台上，进去的那一刻，身体难以控制地撑了起来，于是自然地用双手环着身上人的脖子，在疯狂的抽插中扭动着身躯，攀上了对方的唇。

不得不说房间的各种家具设计都非常人性化，餐台的高度刚刚好，安容与毫不费力地直立着，而宽敞光滑的大理石台面下，也十分贴心地凹了进去，这样在抽送的过程中就不会磕到膝盖。

言澈开始半坐起来后，原本暖和了的餐台立刻失去了温度，在顶弄中一下下地贴合上去，忽冷忽热，真是冰火两重天的独特快感。

下身被侵犯得难以自持，似乎不想只是对方完全掌控自己，言澈也开始不怀好意地爱抚上了对方的身体。下手忽轻忽重，两人多次性事以来，言澈也早已对安容与敏感的部位了如指掌。

亲吻得更加缠绵，言澈用手指轻轻摩挲着安容与胸前坚挺的殷红，而后又开始拨弄，安容与先是发出一声闷哼，深吻的动作也变得有些呆滞，紧接着便明白了言澈的用意，于是将他那粗长的分身更加疯狂地抽送了起来。

被言澈挑逗着身体的敏感点，安容与只能从下身的动作来还击。每一次进出，他都刻意顶到那个令言澈又快乐又痛苦的地方。加快了抽插速度后，言澈更是疯狂到只能停下手上的拨弄，死死抱着他的背，稳住自己的身体。

“啊……啊……哈啊……不……不行了……”随着言澈这声缴械似的呻吟，他终是释放了出来，然后便红润着脸喘着粗气。

没等他把气捋顺了，又被一把抱起，放到了柔软的沙发上。

沙发并不大，因为吊在天花板上，所以在身体被放上去之后，便开始摇晃了起来。言澈被平铺着横躺在沙发上，此刻正笑盈盈地看着安容与。

收到这样的眼神，本来就没有打算这么放过他的安容与，半跪在地上，握住他的手，从头开始细细地吻了起来。

轻柔又饱含情意的吻，轻轻落在言澈身体上的每一个角落。这具刚享受过欢爱的身躯，又逐渐燃烧了起来，传来阵阵淫靡之音。

每一根手指都没有放过，精心品尝了一番后，又游走到了那对结实的腿。白皙光洁的腿并不太细，只消一眼就知道这是双男人的腿——上面还有不算太长的腿毛。但这也丝毫不减皮肤白净带来的柔滑感，吻在上面就像是在抚摸上好的绸缎一般。

安容与放下言澈的手，转而握住了那双瘦削的脚掌，依旧是温柔地亲吻着，最后才返回他的耳畔，故意用气声说道：“哥，你真好吃。”

言澈一把将这不怀好意的男人拉到自己面前，双手禁锢着他的脖颈，开始舔舐起了那两片微微红肿的唇。而后又绕到了那血管微凸的脖子上，有样学样地留下了一颗精巧可爱的草莓。

“你也很好吃啊。”言澈竟然露出了一个歪着嘴角的坏笑，这完全不像他平时的样子。

看见了这个笑容的安容与，眉头微微皱了一下，接着便狠狠将言澈的身体翻转了过来，右手擒住他的双手，扣到沙发靠背的顶上，再将他的双腿摆成跪在沙发上的姿势，用自己的右腿将那紧闭的双腿粗暴地顶开。

言澈回过头来不解地问道：“你想干嘛？”似乎不敢相信安容与会选择这样一个不好发力的地方。

仿佛等这句话已经等了好久，安容与依葫芦画瓢地回赠了他一个单边嘴角上扬的笑容，凑到他耳畔，说：“哥，干你啊。”

然后便用左手将言澈的脸扭了过来，愉快地深吻着。

而处于这样一个被一览无余的姿势，言澈的脸红的厉害，穴口也紧张地一闭一合。

这样的绝景被安容与看了个干净，他不再事先向言澈申请，而是毫无征兆地将还没释放过的肿胀分身送了进去。

虽然没有重新润滑过，但激烈的情欲让狭窄的内壁直接就吞干净了那根灼热的异物。唇舌交织着，言澈只能断断续续地挤出几句快活的闷哼。

吊椅在受力下摇晃着，竟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。为了更好发力，安容与松开了掌控着言澈身体的手，紧紧抓在椅背上。

脱离了控制，言澈的双手无力地垂了下去，又在顶撞中死死抓挠着沙发背面的布料，微微内敛的腰部向下顶着，更显得臀部挺立诱人。

“哥，里面……好热。”安容与最近越来越喜欢使坏了，总是故意在言澈无法回应的时候说一些令人面红耳赤的话。

掌握了吊椅摇晃的规律，安容与发力更加轻松，顶出去之后，吊椅受力向前摇动，片刻又自然滑回来，带着言澈的身体一起，让那粗长的分身能毫不费力地探寻到内壁更深处。

而安容与的这个小发现，却让言澈在快活的巅峰几乎要发狂。他再也无法保持理智状态下的矜持，也不知道这酒店隔音效果如何，在一次次深入的撞击中，带着哭腔呻吟着。

从未见过言澈这一面的安容与，也陷入了意乱情迷之中，他只想彻底拥有这微微颤抖的男人，于是进入的更深，看着两人的下身紧紧贴合在一起。

“哥，我好爱你……你是……最好的。”夹杂着饱含情欲的吐息，安容与着魔一般地顾自说道。

此刻连喘息声都略微嘶哑的言澈，依旧无法说出一句话，只能转过头，温柔地回吻着。

终于，两人双双释放。言澈瘫软在柔软的沙发上，而安容与却有些生气——他本来想让言澈快活过几轮，再一起到达高潮，没想到听到那哀求似的低吟，自己竟是防线崩溃。

“哥，我带你去洗洗。”说完便将脱力的言澈抱了起来，进到浴室里。

全透明玻璃将浴室与客房隔开，圆形的大浴缸非常打眼。一想起之前因为浴缸太小，不能和言澈一起泡澡太过遗憾，没想到今天机会就摆在眼前。

言澈勉强能自己走动了，挣脱安容与的怀抱，慢慢走进了浴缸中，安容与亦步亦趋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哥，一起洗。”

大概是觉得刚刚释放过的他，此时不会有别的想法，可是当两人身上的白浊与粘液都清洗干净后，原本在对面坐着泡澡的安容与，眼里好像发光似的，突然就将言澈拉到了怀里。

先是结结实实地亲了一大口，接着又像一条大金毛一样来回蹭着，用力闻着。随后，露出痴痴的笑容，说道：“哥，你真好闻。”

如果说在一开始安容与跟着进来泡澡时，言澈仍然没有想过他还有兴致的话，那么在被抱着按在腿上后，一切就来不及了。

“你不会是想在这儿……”言澈话还没说完，嘴就被堵住了。

安容与修长的手指穿梭在言澈湿漉漉的发丝中，温柔地按着他的头，不让他乱动。浴缸的水打在言澈身上，幽幽地反射着头顶的光，看上去就像水润光洁的珍珠一般。

原本以为自己差不多要进入贤者状态的言澈，光是在热吻和抚摸下，就又开始有了反应。身体渐渐发烫，嘴里也不断发出舒服的哼声，只感觉又即将沉沦。

安容与的吻越发用力，后来都变成深沉的吮吸，在那具白皙的身体上留下大片的红色痕迹。似乎对自己的杰作很满意，他决定不再让身上的男人饱受情欲折磨，将手指先伸了进去。

本以为休息了一会儿，内壁中应是干涩难行的，没想到在缠绵的挑逗之下，此刻几乎是欲求着，渴望他的进入。

在言澈耳边坏笑了一声，又轻声说道：“哥，这么想要我？”

“唔……”言澈此时只能发出闷哼，大脑也完全不能处理安容与说出的话。

“哥，那我就当你默认了。我要进去了。”安容与笑得越发开心，在进入之前还轻轻咬了一下言澈通红的耳垂。

暧昧的水声混杂在激荡的水声中，浴缸外的瓷砖上都蓄起了小池子，不一会儿，就听到渗水口处传来的哗啦啦。

坐着的姿势让那长的吓人的分身轻易地就进到秘穴最深处，为了不在每次挺进中都尝到这令人晕厥的滋味，言澈按住了安容与，自己缓缓动了起来。

以往的情事中，言澈很少自己主动，安容与看在眼里，心里就要化成了一朵棉花糖，本来满溢在瞳孔中的强硬占有欲，此刻竟温柔的像如水一般流淌了出来。

似乎也是找到了令自己最快乐的地点，言澈有意无意地往那个位置抽弄着，每次到达的时候还会忍不住叫出声，这一切，当然都被安容与记了去。

不满于那才吃下自己一半的内壁，趁着言澈意乱情迷之时，安容与用力按在他身上，将分身完完全全送了进去。突然吃痛的言澈，惨叫声中仿佛都带着泪光，让人忍不住心疼。

几下彻底的撞击后，言澈双腿脱力，身体被安容与微微架了起来，继续抽插着。每一下都会拍打出水花，溅在两人身上，或洒了出去，就这么折腾了十几分钟后，浴缸里竟是只剩下不到一半的水。

感觉到微微发冷的身体，保持着插入的姿势，将言澈抱了起来。打开水龙头后，冒着热气的花洒浇灌着紧紧纠缠在一起的两具身躯。

安容与一把拉开浴帘，露出对面墙上那被水雾侵蚀的落地镜，两人的身形都模糊不清，但动作依旧能看得清楚明白，他心里又想要使坏了。

将言澈的头扭到正对镜子的方向，他不怀好意地说道：“哥，你看镜子里，我们两个……正合为一体。”

言澈的身体在起伏中，加上水雾的作用，只感觉眼前一片茫然，而且被操弄得过火，根本没有精力再去想现在发生的事情，任由欲望将他坠入快乐的深渊。

随着热水不断流出，浴室里如同仙境一般云雾缭绕，只是在这貌似神圣的烟云中，两具精壮修长的赤裸身躯正缠得密不可分。从迷蒙的镜子里依稀可见那一进一出的流畅动作，与异常显眼的巨大性器。

言澈将头撇了回来，双手死死撑在安装有花洒的那面墙上，虽然感觉到与愉悦随行的痛楚，但臀部依然翘起，以更好接收那份炙热。

两人都已经在极度兴奋的状态下坚持了近半小时，从浴缸中站起来插弄了十来分钟，言澈已经快站不稳了，双腿和秘穴深处都传来阵阵细微的抖动。

安容与见他可怜兮兮的眼神，心里一软，加快了下身的动作，想要让他彻底释放出来。一阵抵达最深处的快速抽插后，言澈在带着哭腔的呻吟中射了出来，随后便软软地倒在了身后人的怀里。

然而安容与还没得到释放，从抱着言澈进浴室之后便硬了，两人缠绵了太久，此时正憋得生疼。看着怀中身子完全软了的言澈，他咬咬牙暂时忍住了欲望，将言澈洗了个干净，再抱去了卧室。

刚一打开卧室的门，就被里面的布置惊到了，随后又立刻露出满意的笑容，感叹自己真是挑了一家尽职尽责的情趣酒店。

卧室中间是一张圆形的大床，被一整圈红色的栏杆禁锢着，人站在其中，如同在监狱一般。而圆床正对的天花板，竟是一块大小形状完全一致的镜子，清晰明了地显现出床上的事物。

离床稍远的地方有一架形状诡异的秋千——椅子脚竟然真的做成两只脚似的踏板，简直就是想让人大开着腿坐上去。

再旁边的落地衣柜半开着门，似乎想让客户一眼就看见里面挂着的各类制服——水手服、护士服、警服、中式校服、旗袍等等。安容与皱了皱眉，他并不想让言澈穿女装，他深知对言澈这样自尊心极强的男人来说，被强迫穿女装是一种耻辱。

将言澈轻轻放在床上后，他打开衣柜门，仔细翻找了一下，所幸里面也有为男士准备的衣物——西装、警服、白大褂、纱质汉服等。

他满意地拿起那套西装，没想到制作十分精良，走到床边，关上牢笼，俯身说道：“哥，我来帮你穿衣服。”

言澈现在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，还以为对方是真的要给他穿衣服，等穿好之后才发现，竟然不是自己的衣服。这套西装简直就像是为言澈量身定制的一样，打上领带，像极了一位禁欲气质的精英律师。

而安容与则跑去穿上了一套中式校服，本来也刚高中毕业不久，看起来依然像是个叛逆的中二少年。

“言老师，我把你弄成这样，你想怎么惩罚我？”安容与用与生俱来的流氓气质说道。

“你……”似乎弄懂了对方打的小算盘，言澈头晕得半天只挤出来这么个字，然后努力从床上撑着坐了起来，拍了拍自己的大腿，冷笑着说道：“过来趴着，把裤子脱了。”

没想到言澈还有精力跟他杠，安容与先是懵了几秒，随后决定配合演出，委屈巴巴地走了过去，像儿时打屁股针那样半拉下臀部范围内的裤子，然后乖乖趴在他腿上。

“知道你自己做错了什么吗？”看到对方如此配合，言澈仿佛也更有劲了。

“言老师……我不知道啊。”安容与戏精上身，语气更显委屈。

言澈道：“哦？你不知道？”

安容与掩下笑意说道：“言老师，是我今日将你操到射了三次吗？”用极度天真的语气和眼神说完了这句话，他此刻正憋笑憋得难受。

言澈脸一黑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，这小狼崽子到底是什么时候学会说荤话的？

原本打算狠狠惩罚一下这摆在眼前的屁股，言澈高高抬起了手，终是心疼得收起了速度，不痛不痒地拍了上去，尽管如此，那坚实的臀部上还是留下了一个清晰的红手印。

“下次再调皮，打的就不是这里了。”

言澈话音刚落，原本躺在他腿上的坏小子突然翻了个身，直接就将他压在了身下。随即游走到他耳边，半挑逗半威胁地说道：“言老师，我现在就要让你射第四次，该怎样惩罚我？”

说完就落下一个狂暴的吻，用舌尖狠狠撬开言澈呆滞了的嘴唇，用力搅动着口腔，直达喉头。与此同时，右手紧紧抓住言澈的双手，抵在他头顶，左手则在言澈下身肆意爱抚。

挑弄了片刻后，言澈的身体果然又老老实实的炙热起来，口中传出阵阵呻吟，还在愉快的间隙努力说着几个字：“不要，别”。

听到这样的话，安容与笑得更加开心了，说：“言老师，你嘴上说不要，可是这里明明在说要啊。”语闭，重重拉下了西装裤的拉链，里面坚挺的形状清晰可见。

继续着深吻，安容与褪去两人的裤子，上衣保持不动。虽然不能从那美丽的上身给予言澈不同的快感，但是假装着师生的身份，却给了他另一种快感——这就是言澈为他补课那两年半中，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要做的事情。

“言老师，你知不知道，每次你给我上课的时候，我都想像现在这样……侵犯你。”说完轻轻咬了一下言澈的耳垂，又狠狠吻了上去。

圆床软的刚刚好，既不会因为太软而不好发力，又不会硬的让言澈不好受。

想起来头顶的明镜，安容与吻了吻言澈漂亮的眼睛，然后用气声说道：“言老师，睁开眼睛，看看你现在的表情……哈啊……你真好看……”

不知是不是受了蛊惑，言澈睁开迷蒙的双眼，看到光着下身的安容与压在自己身上，以及——表情羞耻又迷离的自己。

又猛地闭上了眼睛，似乎不愿再看到自己这耽溺于情欲的样子。安容与见状噘了噘嘴，不开心地说道：“哥，睁开眼，看着我。”

再一次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是安容与那柔情似水的双眼，不再是之前的使坏、霸道，而是宛如冬季暖阳一般的炙热目光。

从眼神里就能看出他十分珍惜眼里的人，哪里舍得让那人儿受到一点点委屈痛苦，恨不得要将其含在嘴里，整个护着。

“哥，我好爱你……不要离开我……直到我们死去……”安容与竟是流下了两滴泪，只要一想到总有一天两人都会化作尘土，他就说不出的难过，恨自己不是漫天星辰中的一颗，能拥有接近永恒的寿命。

“笨蛋，我不会离开你……也不许说不吉利的话。”言澈也哽咽了起来，收拾好情绪后，又补了一句：“我也爱你，一生一世。”

安容与一向明了，言澈说过的话，就一定会做到。

互表心意后，安容与自觉快要压抑不住疼痛的分身，便又探入了那因为挑逗与情话而早已等待多时的秘穴。

明明应该早已习惯这异物的大小，但每一次稍事休息后，那狭小的内壁便又会紧闭如初，再次吞吐时，依旧是撕心裂肺般的痛苦与愉悦。

两人的上衣也已凌乱不堪，言澈的手臂被贴身剪裁的衬衫与袖箍紧紧锁着，在激烈的情事中勒得竟是要裂开。

“嘣！”一声响后，袖口的扣子竟然真的崩掉了，两人面面相觑，直觉这样下去衣服都得裂了，便匆匆脱下上衣，两具紧实的身体再次合二为一。

“哥，你怎么……多少次……都这么紧……”安容与这话完全不带任何挑逗成分，是真的发自内心地问。

“哈啊……嗯……谁……谁教你……说这些话的……”言澈在今日的情事中，实在是被安容与的荤话撩拨得只能臣服于欲望。

“哥，看着你这样……我自然就想说……”语毕，还调皮地吻了吻言澈的脸颊。

暧昧的水声夹杂在沉重的吐息中，头顶的镜子见证着两人交合的每一个时刻。湿热的内壁将巨大的异物完全包裹住，仿佛这二者生来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

终于，在越来越快的抽插声以及摩擦声中，两人共同到达高潮。温暖的白浊在言澈体内爆开，代替那根炙热填满了秘穴深处。

再一次脱力的两人，此刻竟是再也动弹不得，连抽出的力气都没有，就这样任由它躺在依然湿热的内壁中。

“哈啊……”

两人都喘着粗气，过了好几分钟，安容与才拔出已经缓缓变小的分身，从言澈身上翻了下来。

“哥，我真想每天都这样，把你干到下不来床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安容与竟天真无邪的像个孩子，仿佛只是在说“我想每天吃饭”似的。

“凡事都要节制。”言澈表情有如得道高僧一般，义正言辞地教育了他，接着又轻飘飘来了句：“小心精尽人亡。”

弱小、无助、又可怜的言澈万万没想到，安容与在听到这句话后，又生生操了他两次，一次是在那个形状可疑的秋千上，一次是在客厅的落地窗前。

当他被一把抱起的时候，竟然还天真的以为安容与要带他去清洗。可当他被放置到那个摇摇晃晃的秋千上时，任由他瞪大了眼睛，也没能让安容与停下来。

为了不掉下来，他只能死死踩住那两个分开的脚踏板，结果双腿之间的风光一览无余。原本还想做无谓的挣扎，但当安容与含弄上那根已经释放过4次的分身时，他竟然再一次诚实地回应了。

早已掌握了言澈在情事中的敏感带，没费多少功夫，便让他在羞耻和快感中缴械投降。

原以为这会是今晚最后一次，结果安容与将他抱下来后，又委屈巴巴地说道：“哥，你是舒服了，我还憋着呢。”

于是不由分说就抱着言澈去到客厅，干净清透的落地窗，将窗外冰天雪地的景色看得清清楚楚。

安容与在订房时便知道这是单面镜，但却使坏不告诉言澈。在言澈几乎是渴求的哭腔中，毫不留情地又将他填满。

从夜色的玻璃上看到自己被操弄的神情，言澈更加迷乱，身体贪婪着快感，几乎要神智不清，嘴里只能有一句没一句的念叨着“不要……不要了……”。而这在安容与听来，无异于口是心非的邀请。

最后释放的时候，言澈射出的只是半透明的液体，而安容与终于心满意足地舔了舔嘴，和他说：“哥，你说谁会精尽人亡？”

言澈此刻是真的再也使不上力气，害怕继续被操弄的他求生欲极其强烈：“我……我！今天……就到这里……”

安容与从背后吻了吻他的头发，温柔地抱住了他失去力气的身体，在他耳畔呢喃道：“哥，听你的，明天再继续。”